

南正街理发师

□刘向阳

我怯怯地躲在父亲身后，惊惶不安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又矮又胖的女人。她一袭粉红色连衣裙，手持“推土机”在顾客头顶飞舞，七岁的我从未见过这阵势，吓得哇哇大哭。

父亲抓住我胳膊，呵斥道：“理个发，哭什么啊？没出息！”“推土机”所向披靡，头发扑簌乱飞，我越发害怕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她放下“武器”，笑吟吟地走过来，把我抱上椅子，罩上白色外套，轻柔地说道：“别怕，闭上眼睛就没事。”她的双手与她的话语一样绵软细腻，像妈妈的爱抚，舒服至极。我止住了哭，心里轻松许多，不知不觉就理完了头发。

父亲说：“还不谢谢应姨？”我说了声“谢谢”，飞也似地逃出店门。

应姨是父亲的同学，父死母改嫁，她初中毕业后拜师学理发，在南正街朝着机械厂大门的位置租了一门面，开店营业。南正街凌乱狹窄，店铺林立，理发店的生意三分之二都依赖机械厂工人。那时候，谁要是一身灰色工装从街头招摇而过，保准亮瞎南正街居民的眼。应姨凭手艺招揽顾客，找对象时也认准了“工人”，如愿嫁给了卡车司机张胜利。年龄

大十岁不是问题，头发稀少根根可数也不要紧，关键是张胜利收入可观，旱涝保收。况且，厂里每逢酷暑发汽水，中秋发月饼，早晚供应油条包子稀饭，中餐大米红烧肉，爱煞人。

第二次去理发，我见到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小姐妹，发没理完，就扑过去抢她们手中的“米老鼠”玩具。女孩们怎么也不松手，我左推右搯，她俩就呜呜地哭了。

应姨变戏法似地从里间抱来一只玩具“大熊猫”塞给我，又牵过两位小女孩，指着我说：“大妹、小妹，这位小哥哥是你们的朋友。你们一起好好玩，别吵架哦。”姐妹俩破涕为笑，我们就在一起玩耍。

我向应姨投去了感激的一瞥。应姨似乎胖了，脸也更白了。她摸摸我的头，默默地望着我父亲。父亲手中皱巴巴的钞票，又一次被应姨轻轻地挡回。

我家住芈泉弄，附近有一家理发店，老板乃父亲的表姑。父亲每次骑单车载我去南正街理发，没少挨表姑的骂。有一天我经过那位姑奶奶的理发店，她冲我唾沫直飞：“孙子唉，你可要学好，别学你父亲不晓得远近亲疏，宁愿把钱送给别人，也不照顾亲戚的生意！”我捂耳逃得飞快。

飞鱼

□严裁平

他的身体重重地摔在海面上。呛水带来的窒息感，促使他拼命游出水面，抓住眼前唯一一件漂浮物。不顾海浪拍打眼球的刺痛，他勉力吸了一口气，氧分子迅速充盈大脑。他才发现，握住的竟是一块一臂长的卫星锅。

我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这个卫星锅是从哪里来的？

他挣扎着向四周望去，既没有轮船，也没有飞机，更没有海岸线，海面上空荡荡。他的全身上下，仅穿着一件灰黑色的泳裤。炎炎烈日灼烧皮肤，提醒他：这不是做梦，他还在地球上。

他依稀记得，自己是一名游泳冠军，还有一位美丽的妻子，生活幸福又自在，不可能自寻短见。他想回家，可不知道该往哪里游。

霎时，海面上忽泛鳞光，一群飞鱼向他袭来。他下意识地拿起卫星锅，试图躲避飞鱼。可飞鱼对他并不在意，从他头顶越过，直奔远方。

既然没有方向，何不跟着飞鱼前进？笃定目标，他拆下泳裤上的松紧带，将卫星锅绑在身后，循着飞鱼的方向游进。

身负重物丝毫不影响他的帅气泳姿，身体轻盈如轻划过海面的水漂，体内每一颗细胞都在欢呼雀跃。

海浪间海风穿梭回旋，天地间独留

他和飞鱼。神奇的是，他既不渴也不饿。游累了，便趴在卫星锅上休息一阵，回想妻子的脸庞以及夺得金牌的喜悦。飞鱼也仿佛受到感召，围绕在他身边休憩。

就这样，不知划过多少昼夜，游过多少海里，越过多少激流，他就这么前进着，惯性般前进着。他逐渐放弃了思考，放弃了过往，只一心一意划水，重复着已训练数十万次的动作。

忽然，一声惊雷刺穿浪花。前方的飞鱼本能地感受到了危险，纷纷停止前进，跃然于水面。他抬头，暴风雨要来了！

漆黑的乌云汹涌而至，俨然化作凶猛巨兽，狰狞地冲向他。面对避无可避的灾难，他呆若木鸡，瞬间失去反抗力。

暴风将他高高卷起，又重重摔下，周而复始，循环不断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刺痛将昏迷的他唤醒。用尽力气睁开眼晴，他惊恐地发现，自己浮在血泊中。无数飞鱼，被暴风雨击倒。他的右手还在，左臂没了，左腿还在，右腿没了。那被暴风击碎的卫星锅，正散落在身旁，些许碎片还嵌在伤口。

他痛哭，咆哮着诅咒这陪伴他许久的卫星锅。四肢不全，该怎么游回家？他静静浮于海面，迷惘了。

暴风雨后，海面依旧炎热，目视烈日的双瞳逐渐泛白。死去的飞鱼相继沉入

小学升初中，我寄住学校，每次回来去应姨理发店，发现她不爱笑了，白皙的脸庞憔悴了。应姨带学徒了，徒弟把我的头发剪乱了，应姨大发雷霆，脸色特别难看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发怒。

有一次，大妹忧郁地告诉我，机械厂改制，大幅裁员，她爸下岗跑深圳去了。“爸爸好几年没回家了，深圳就那么好吗？”大妹泪花闪闪。我陪着落泪，心里酸酸地难受。我想起了妈妈，三年前，她也跟别人去香港了，现在过得可好？

深圳勾住了张胜利的魂。张胜利靠经商发迹，留在了深圳。应姨在南正街独撑店面，勉强维持生计，供大妹小妹求学。

我读大学时，应姨查出乳腺癌晚期，住院治疗。我跟父亲一块去看应姨，她虚弱地躺在床上，气息奄奄。大妹小妹伤心哭泣。应姨前面还杵着张胜利，头发都谢顶了。

不到一个月，应姨安静地走了。

今年春节回家，我去找大妹小妹叙旧。南正街拓宽了，但那理发店还在，已重新装修，焕然一新。门前的香樟树愈加地翠绿，隐约可见一颗光秃秃的脑袋在店内晃动。

海底，如鲸落一般回荡出生命的绝响。忽地，轻盈的拍打声传来，试图钻入他的大脑。他扭头望去，一条断了“翅膀”的飞鱼，挣扎着向前跳跃。笨拙、脆弱而坚强。

他被这股生命力所感染，高喊道：“没了翅膀，你依然是游泳冠军！”

他扯下伤口的碎片，撕开泳裤，用粗糙的布条固定残肢。左脚踩水，右手开合，放弃一半的呼吸，放弃一半的思考，紧紧跟着这条“引路鱼”，向前游去。

渐渐地，他熟悉了半身游进的泳姿，熟悉了单边呼吸的节奏。他游得越来越顺畅，也越来越快。

天边的乌云再度聚集，暴风雨又将袭来。他没有怯懦，没有退缩，超过断翅的飞鱼，径直冲入云海。刹那间，他消失在天边。

熟悉的呼唤声，将他再度叫醒。他用力睁开眼睛，眼前是一位美丽的女性。

她告诉他，两年前，一场龙卷风袭击了她的家，男人被卫星锅削断了右腿和左臂。这两年，事业受挫的他每天都在痛苦中度过。她联系科研团队，运用脑机结合技术，将男人的意识投入元宇宙，制造猛烈的刺激，引导他再度熟悉游泳。如今，终于收获成果。

飞鱼，正是男人在运动界的绰号。

笑脸

□何谓

尽管有心理准备，她还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

那个穿着碎花旗袍的老妇人站起身来，一头花白的短发，一张有着少许皱纹的脸，若不是目光有些呆滞，还真和她母亲有几分神似。

老妇人的手里拿着一个布娃娃，一看就是多年前的款式，老妇人的手不停地颤抖，布娃娃的眼睛便一眨一眨。她看见老妇人把布娃娃抓得很紧，生怕被谁抢走了似的。

事到临头，原本想好的话一句也不记得了，她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芸芸你回来啦，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呀？”老妇人轻声问道。

她依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。

突然，老妇人往她面前迈了一步，伸手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，她在惊愕中捂着脸颊。老妇人的妹妹，那个和她联系的干练的女人，慌忙拦在了她和老妇人之间，一边忙不迭地向她道歉，一边埋怨着老妇人。

她当时真的是懵了，有些恼怒，有些委屈，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。她真想转身就走，但是她看见老妇人的眼里泛起晶莹的泪花，她的心终于还是软了。

“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”老妇人拉着她的手，眼泪滴落在她手背上。

“给，你的洋娃娃。”老妇人的泪水未干，又笑着将布娃娃塞在她手里。然后理一理旗袍，转身进了厨房：“芸芸，我去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鲤鱼和莲藕排骨汤。”

“实在对不起。”老妇人的妹妹招呼她快坐，一脸歉意地解释道，“自从芸芸走了以后，我姐姐就这样了，偶尔清醒，时常糊涂。”

关于老妇人的情况，她来之前已经有所了解，便告诉老妇人的妹妹不必在意。

她留下来和她们一起吃了一顿饭，并不喜欢吃鱼的她，那天吃了好些红烧鲤鱼。

饭后她哄着老妇人去午休，看着沉沉睡去的老妇人，她忽然鼻子有些发酸。在老妇人妹妹送她下楼的时候，她问：“我还能来看阿姨吗？”老妇人的妹妹高兴得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只是一个劲儿地道谢。

她想要一张芸芸的照片，不过终于没有开口，但是她相信那女孩笑起来的样子，一定和她一样好看。

生活服务广告

广告费:028-86969860 86969966 独家代理: 四川欣闻报刊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收费标准:70元/行/天,每行13个字